

男情女義衛家園：從《一八九五乙未》探討 台灣移民社會的情感認同與國族想像

鍾文博¹

摘要

一八九四年清帝國在甲午戰爭中戰敗，簽署「馬關條約」，將台灣及澎湖割讓給日本。一八九五年，日軍於台灣北部的澳底登陸，秋末攻下台南，完成接收台灣的動作。五個多月的過程之間，台灣人群起抵抗日本帝國的統治，雖僅擊斃 164 名日本人，但亦有 4700 名日本人因瘧疾病死，然而台灣卻也因此導致了 14000 條亡魂，此戰事被稱為「乙未戰爭」，乃台灣史上最大的一次戰爭。

台灣是一個典型的移民社會，四百年來由海洋文化走向以漢族為中心的大陸文化。自一六八四年康熙年間施琅領兵攻台，台灣劃歸中國版圖後，台灣作為典型的以漢人為中心的移民社會，其情感認同與政治想像原可說是中國式的，但漢人移墾社會和這塊土地產生連結後自然產生新的感情與認同，從而保衛鄉土的在地意識凌駕於原有的民族國家觀念之上，特別是當生命財產遭逢嚴重威脅之際。當前台灣社會的國家認同分歧，普遍缺乏共信與共識之際，《一八九五乙未》²這段客家義軍領導其他族群共同協助參與抗日的歷史，實可作為今日台灣社會促進族群關係發展的一頁活教材。

關鍵字：一八九五乙未、甲午戰爭、客家義軍、吳湯興、姜紹祖

¹ 新生醫專通識教育中心專任助理教授、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際與僑教學院兼任助理教授。

² 本文所引用文本：電影《一八九五乙未》(1895 in Formosa)，保護級，福斯發行，1 時 50 分鐘。

「蠻荒瘴癘之區、蠻荒之島，鳥不語、花不香，山不清、
水不秀，島上化外之民，男無情、女無義，故棄之不足惜。」

----清末名臣李鴻章（1823-1901）

「中國並沒有觸怒任何人，它沒有任何過失，從來不希望戰爭而寧願忍受犧牲。它只是一個老大的病夫。過了若干世紀的太平歲月，無形消失了活力。現在正當它慢慢復甦的時後，卻被這短小精悍、全副武裝的日本撲到身上。」

----海關總稅務司赫德（Robert Hart, 1835-1911）

壹、前言

一八九四年，清朝帝國在中日甲午戰爭中戰敗，因而簽署「馬關條約」，將台灣及澎湖割讓給日本。一八九五年，日軍於台灣北部的澳底登陸，約秋末攻下台南，完成接收佔領台灣的動作。五個多月的過程中，台灣人民群起奮勇抵抗日本帝國的接收統治，義軍戰場上雖僅擊斃 164 名日本人，但戰爭後期亦出現約有 4700 名日本軍人因瘧疾病死，至最後八卦山一役義軍的全數潰敗而導致台灣多了 14000 條亡魂，此戰事被稱為「乙未戰爭」，乃台灣史上規模最大的一次戰爭。上面這段文字敘述偶爾會出現在歷史課本中，然而，甲午戰敗所導致的結果與影響絕對不僅僅是歷史課本中的一段史實而已，無論是經歷過日本殖民統治的台灣老一輩，抑或是藉由文字敘述來認識中國近代史的年輕一輩，每個人或多或少都對這段歷史略聞一二，但是真正了解「一八九五乙未戰爭」的壯烈悲慘與斑斑血淚事蹟的人能有多少？更遑論客家義軍領袖吳湯興、姜紹祖及徐驤等人的壯烈事蹟？誠如連橫於《台灣通史序》中所言：「汝為台灣人，不可不知台灣事」，據此，生長在這塊土地上的我們實在有必要進一步了解這塊土地上所曾經發生的重要史實。

近代台灣社會是一個典型的移民社會，近四百年來也逐漸由海洋文化走向以漢族為中心的大陸文化。台灣先民胼手胝足、筮路藍縷地墾殖這一片土地家園，卻因中日甲午戰敗而割讓給日本，從而發生了台灣史上這場規模最大的戰爭，以及這段可歌可泣的抗日英勇事蹟。自一六八四年康熙年間施琅領兵攻台，台灣劃

歸中國版圖後，台灣作為典型的以漢人為中心的移民社會，其情感認同與國族想像原可說是傳統中國式的，但漢人移墾社會和這塊土地產生連結後自然產生感情與認同，從而保衛鄉土的在地意識可能凌駕於原有的民族國家觀念，特別是當生命財產遭逢嚴重威脅之際。據此，本文章首先介紹電影《一八九五乙未》的主要內容，以利為後文討論的背景與素材，其次針對「一八九五乙未」戰爭的史實作一梗概的介紹與分析，特別是客家義軍領袖吳湯興與姜紹祖的抗日英勇事蹟，最後分析台灣民族意識的產生緣由與轉折發展，以嘗試釐清當時期台灣移民社會的情感認同與國族想像，這也是本文寫作的重要目的。

貳、相關概念探討

國族想像的背後其實就是民族主義思想的醞釀與發酵，而華人離散族群的認同、想像與記憶正是對文化母國的眷戀思念與文化鄉愁。探討民族主義與離散族群的相關概念將有助於台灣早期移民認同問題的釐清。

一、近代中國民族主義的興起

民族主義的意義可說相當繁複，但基本上約可歸納為兩項要旨：一、它是指建立「民族國家」(nation-state)的理論，強調原則上每一個民族應該有屬於它自己的國家，且這個國家必須是獨立、平等於世界，且具有獨特文化的；二、它是指忠於「民族國家」的心理狀態，強調作為該民族的一份子，應認同自己的民族、效忠自己的國家，而為了捍衛民族國家的利益或光榮，即使犧牲奉獻亦在所不惜。簡言之，民族主義代表了一種對於國家和政體如何構成之原則所抱持的強烈態度和感情。³

民族主義關係著民族的集體認同與集體尊嚴，可說是人類近現代史上一股最為強大的力量。相對於十九世紀中葉歐洲民族國家(nation-state)的建立告一段落，十九世紀中葉自鴉片戰爭起恰巧是近代中國民族主義開始萌芽滋長的時期。這種在西方帝國主義侵略凌辱下所發展出來的民族主義導引了中國從傳統的「天下」文化結構，進入現代的「民族國家」⁴世界。

³ 洪泉湖(2005)。〈民族主義、國家建構與全球化～批判與反省〉，載於李炳南主編《政治學與現代社會》。桃園：中央大學出版。

⁴ 誠如 Ernest Gellner 所宣示：「民族主義基本上是一種政治原則，主張政治單元與民族單元必須

近代中國民族思想主要有兩種不同的來源，一種是從西方傳來的，強烈受到西方的影響，接受西方民族國家觀念所形成的民族主義，主要始於甲午戰後；另一種則是傳統中國自古即有之，由於宋朝之後常受文化相對落後的游牧異族所侵，因此產生一種強烈的我族認同與自尊，一如春秋時代的「夷夏之防」，漢民族將野蠻的異族排拒隔離於外，認為「非我族類其心必異」。這種傳統的「夷夏之防」的觀念可說影響近代前期中國的民族主義思想甚巨，自清末鴉片戰爭至甲午戰爭時期，我國民族主義思想的淵源主要即來自於中國此一文化自尊的傳統。

甲午戰爭的失敗喚醒了中國人的民族主義情緒，不論清朝的統治者還是康梁維新派甚至是一般的市井之民，都已經深刻地意識到中華民族已經到了最為危險的關頭。甲午戰敗後當時的知識份子普遍承認正面臨自古以來所從未有的世紀變局，所以康有為主張：「為今之治當以開創之勢治天下，不當以守成之勢治天下；當以列國並立之勢治天下，不當以一統垂裳之勢治天下」。⁵梁啟超更是直言：「我支那四千餘年之大夢之喚醒，實自甲午戰敗割台灣償二百兆以後始也！」⁶皆說明了中華民族的近代覺醒是從甲午戰後才正式開始的，中國開始將自身從一個「帝國」或「天下」重新想像或改造為一個現代的「民族國家」。

二、離散族群的認同、想像與記憶

「離散」一詞一般最早用來描述猶太人的流亡，且此名稱在某種程度上具有一定的政治色彩與爭議。然而隨著全球化與現代性的變遷，「離散」一詞早已脫離了政治性的範疇，而廣泛地用來形容那些離開了自己國家而居住在客地的族群。離散的意涵已超越了「回家鄉」的渴望，離散為「認同是多元且在進行的過程」這句話做了最佳註解。學者 Safran 為現代離散族群下了新的定義，他認為離散族群具備以下幾個特質⁷：

- (一)、他們或者他們的先人曾經從一個中心分散到兩個以上不同的區域。
- (二)、他們保有對原來家鄉的地理、歷史以及輝煌成就的集體記憶、憧憬

一致」，而所謂「政治單元與民族單元合一」，指的是同一民族的人群應該建立一個屬於他們自己的國家，而一個國家也必須設法使其成員由同一民族所構成。相關論述請參見：Ernest Gellner (1983).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p.1.

⁵ 中國大陸史學會編 (1987)。〈公車上書〉，載於《戊戌變法文獻彙編》第二冊。台北：鼎文書局，頁 140。

⁶ 梁啟超 (1964)。《戊戌政變記》。台北：文海出版社，頁 1。

⁷ William Safran. (1991). *Diasporas in Modern Societies: Myths of Homeland and Return*. *Diaspora*, 1(1), 83-99.

以及神話。

- (三)、他們覺得自己不會被接待社會 (host society) 完全接受，所以覺得生活被異化以及隔離。
- (四)、他們覺得先人的家鄉才是他們真正理想的家園，當時機恰當時，他們或他們的後代就會回歸故土。
- (五)、他們覺得應該盡群體的力量來維持原來家園的興盛與安全。
- (六)、民族中心主義以及團結的使命使他們持續與原來的家鄉保持聯繫。

而當代研究離散族群的學者 Cohen 則擴展了對離散族群的詮釋，認為現在「離散」一詞已經普遍用來形容離開自己國家而居住在客地的族群，或用來形容在出生地或想像的出生地領土以外生活的人們。⁸Cohen 認為離散族群的情感以及對家鄉的忠誠度，仍然受到母國的語言、宗教、習俗以及生活態度的影響。學者 Kurien 的研究認為，當移民到了新的地方而脫離了原生社會、文化和情感的束縛後，其實會對家鄉產生更強的認同。學者 Anderson 則認為認同是一種想像，語言比旗幟、服裝、民俗舞蹈之類的民族屬性的表徵更能凝聚人們認同的情感，創造想像的共同體，建造事實上特殊的連帶 (particular solidarities)。⁹

而國內學者廖炳惠則認為華人可以被稱為離散社群，他把「離散」定義為以下幾個面向：¹⁰ (一)、「離去故土」(displacement)，離散族群擺盪到異地，但是在另一個時空中，卻發現「家鄉」(homeland) 與新居留處兩地皆無以安頓，只能達成片面、想像式的連結；(二)、「差異」(difference)，在兩地浮動或無以安居的情況下，對故鄉與新居產生分歧意識，尤其在文化歸屬及政治公民權上；(三)、「距離化」(distantiation)，離散族群在不同社群空間、時間縫隙之中發展出新視野；(四)、「脫節」(disjuncture)，離散社群在離散過程之中會產生種種文化脫節、斷層、衝擊的現象。惟特別說明的是，對於長期以來海外華人社群是否符合「漂泊離散」的現象，或者說對於「離散」一詞是否過於寬鬆使用或過於謹慎保守，一些學者仍持不同的看法。

⁸ Robin Cohen. (1997). *Global Diasporas: An introduction*. London: UCL Press.

⁹ 班納迪克·安德森著(Benedict Anderson)，吳叡人譯(2000)。《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台北：時報文化。

¹⁰ 廖炳惠(2003)。〈在全球化過程中的海外華人離散社群：視覺藝術中政治與文化公民權的分合〉，《中外文學》，32(4):17-28。

貳、《一八九五乙未》影片內容介紹與分析

一、影片內容介紹¹¹

秀麗的黃賢妹曾遭土匪擄去，後來雖平安歸來，卻沒人相信她的清白。秀才吳湯興不顧流言依約娶了她，信任與愛令她銘感在心。爲了抗日，吳湯興投筆從戎，組成了客家義勇軍。當他率領客家男丁爲保家衛國而奮戰時，他的妻子黃賢妹則與全村女眷共同染衣耕作，作爲他的強力後盾。吳湯興起初屢戰屢捷，後來卻在新竹阻擋日軍失利，並陷苦戰於苗栗。由於兵力懸殊，加上武器糧餉所限，他最後僅能以游擊戰術，拖延日軍南下的速度。而原先並肩抵抗的清朝官員眼見大勢已去，紛紛逃回中國，使他處境更如雪上加霜。盛夏時分、荷香蟬鳴，黃賢妹於苗栗溪畔漂布時，竟意外遇見了牽馬路過的日本軍醫森鷗外，原來日軍已兵臨家園，情勢之嚴重顯然超過了預期。但不幸消息仍傳來，吳湯興雖於八卦山勇挫日軍，但最後卻仍不幸身亡，哀痛欲絕的黃賢妹於是決定投井殉夫。這對恩愛夫妻的感人情義故事，對映著這場台灣史上最爲英勇慘烈的「乙未戰爭」，不禁令人自一八九五年的早春一直感動到今日。

二、影片內容分析

本片著眼於台灣人民用生命保鄉衛土、捍衛家園的英勇事蹟與真實情感，描繪出一幕幕深刻動人的真情故事。影片前半段的許多畫面，將吳湯興及黃賢妹之間堅貞不移的愛情具體刻劃，尤其是黃賢妹無怨無悔的守候，以及默默支持吳湯興的英勇抗日。除了客家男人拾起武器英勇抵抗日軍的接收殺戮外，客家女人也扮演了令人激賞與尊敬的角色。更重要的是，除了保鄉衛土的精神外，那份拒絕「改東洋名、講東洋話、作東洋人」的強烈民族認同意識，亦令人爲之動容。

曾經被土匪意外擄走的英妹，在日軍一度兵臨近逼時嘗言：「我不想忘記自己是誰」，來堅決表達認同的志節與抗日的意念，並影響了消極作爲的土匪來共同攜手爲這片土地奮鬥；當北埔姜家少東姜紹祖捐獻家產來擴充軍備糧草，決心與苗栗銅鑼吳湯興等人誓死抵抗日軍，而成立所謂「敢字營」時，姜母絲毫沒有流露出憂心的情狀，反而大辦筵席、拜神祭祖、祝禱支持兒子的壯舉，並毅然表示：「有我在天水堂不會有事！」，其堅忍剛毅的精神與作爲著實讓姜紹祖能夠無

¹¹ 相關資料參見：電影《一八九五乙未》官方網站：<http://www.wretch.cc/blog/themovie1895/12433031>。

後顧之憂，而專心於保鄉衛土的志業；最後甚至在糧草匱乏時，原本守在家中的黃賢妹等許多客家婦女，還肩負起募集糧食並運送至男人們紮營處所的責任。這樣的堅忍作為不禁令人對客家女性的性格深感佩服，也令人對她們守護家園的真情表現與無悔付出深為感動。尤其最後八卦山戰役中吳湯興壯烈犧牲，黃賢妹尋夫未果而投井獲救乃至最後絕食自盡，皆道出了客家女性貞烈的性格特質。

另一方面，《一八九五乙未》則嘗試將戰爭的非人道與荒謬性表現出來。日軍為了迅速接收桃竹苗而執行的「無差別掃蕩」，導致許多無辜男女老幼平民遭到殺害，而日軍身陷瘧疾瀕死之際，卻出現希望自己博得光榮戰死美名的荒謬。寶貴的生命何其無辜，戰爭卻吞噬了無數寶貴的生命。日軍認定掃蕩是正當地「接收」台灣，而台灣人民卻認定是「占據」，直到北白川宮能久親王所謂「真正的台灣人」，即客家人、閩南人及原住民群起奮勇抵抗後，日軍才認清「這不是接收，這是戰爭」的事實。一如剛接收台灣時，北白川宮能久親王期待櫻花將在台灣這塊土地上迅速綻放，然而森鷗外卻也直言：「如果是土生土長的山櫻花或許有可能」，暗寓了日本高壓殖民統治的可能性與正當性，以及最終北白川宮能久親王的命運。

影片末尾出現了「戰勝並不是榮耀的事，凱旋隊伍應該以喪禮方式行進」的深沉省思。戰爭結束後醫官森鷗外如此說道，令人不禁感嘆戰爭的目的與意義究竟為何？戰爭中的敵對關係是有可能結束的，但戰爭中生命、親人及家園遭致無情摧毀的悲慘境遇卻可能永難彌平與復原，這正是戰爭最無情也最無奈之處。綜觀整部影片中，並沒有出現血腥駭人的殺戮場景，也沒有義正辭嚴的強烈批判或指責，更沒有英雄掛帥主控爭戰的戰爭崇拜。《一八九五乙未》是以台灣史中「乙未戰爭」這個歷史事實為背景的电影，誠如劇中男主角所陳述：「我把它定位成一部擁有人道主義精神的反戰電影。」¹²

參、「一八九五乙未」戰爭史實分析

「書幃別出換戎衣，誓逐胡塵建義旂，士子何辜奔國難，匹夫有責安鄉畿。」

「遑戍孤軍自一支，九迴腸斷事可知，男兒應為國家計，豈可偷生降敵夷。」

----客家義軍領袖姜紹祖（1876—1895）

¹² 同前註。

清光緒二十年(即西元一八九四年)開始的「甲午戰爭」其戰事雖未發生於臺灣，但其結果卻是影響臺灣近代史發展最為關鍵的轉戾點。清政府與日軍對戰後節節敗退，至一八九五年與日方簽訂馬關條約，臺灣正式割讓給日本。面對主權更迭的臺灣紳民，或選擇消極內渡，或聯合反對力量，採取激烈手段以武力反抗，史稱「1895 乙未之役」。而上面第一首是〈出師贈同學〉：「書幃別出換戎衣，誓逐胡塵建義旂；士子何辜奔國難，匹夫有責安鄉畿。」作者傳達不願淪為異族統治，保衛家鄉的決心，讀書人毅然投筆從戎，保鄉衛國之志。第二首是〈自輓〉：「邊戍孤軍自一枝，九迴腸斷事可知；男兒應為國家計，豈敢偷生降敵夷。」乃客家義軍領袖姜紹祖寫於被日人俘虜而從容就義前，彰顯臨危不懼，至死不渝的英勇精神。

西元一八九五年中日「甲午戰爭」清廷戰敗，與日本簽訂「馬關條約」並割讓台灣、澎湖。此舉引起全台紳民之不滿，各地民眾紛紛揭竿起義，其中出生於「北埔天水堂」家族的姜紹祖，雖年僅 19 歲，亦響應抗日義舉，自己籌措糧餉，訓練庄內三百餘位佃農子弟兵，組成「敢字營」義軍，以敢字營領州同銜帶兵駐防南崁，並與吳湯興、徐驤等為首的客籍民勇在今桃園縣的平鎮、龍潭、新竹縣的湖口等地伏擊日軍，獲得進展。隨後義軍進攻新竹城，並在新竹城外的制高點十八尖山與「近衛師團」展開激戰。姜紹祖一馬當先率領主力攻打東門城及火車站等處，可惜義軍武器裝備兵力不及日軍，未幾失利，義軍突圍退守黃家大宅(今新竹市體育場附近)苦戰日軍。但終因彈盡援絕，義軍潰敗，姜紹祖不甘屈辱於敵人，吞下鴉片膏自盡，壯烈成仁！

一、日軍接收與領軍抗日

一八九五年四月十七日「馬關條約」簽定，清帝國將臺灣及澎湖群島主權讓予日本所有。然而臺灣人民反對割臺，於是士紳乃組成「臺灣民主國」抵抗日本接收，在全臺進行分守防禦。據此首任臺灣總督樺山資紀決定採取武力接收全臺方針，以先取得臺北城為目標，五月二十八日，樺山總督統領陸海軍聯合攻臺，二十九日由北白川宮能久親王率領的「近衛師團」，在基隆東北角澳底登陸，守軍不戰而潰，日軍相繼攻陷三貂嶺、瑞芳，六月二日，清帝國欽差大臣李經芳在基隆外海公義輪上與樺山總督完成臺澎交接手續。三日日軍聯合海軍砲擊與陸軍

攻陷基隆，至六日進行基隆港內外的掃雷行動後，臺灣總督府及兵站監部於當天登陸，並借清時舊稅關設置總督府民政局的臨時行政機關。日軍攻陷基隆後，守軍的兵力潰散四方，而基隆被攻陷的消息傳至臺北後，臺勇與廣勇相殘，臺北城內大亂。七日臺北紳商所請，以維護城內秩序為由，日軍「近衛師團」得以順利進入臺北城。

臺北城的陷落，對「臺灣民主國」造成重大打擊，總統唐景崧與各地官員如林朝棟皆陸續內渡，臺灣各地皆有土匪滋事。此時新竹城居民為求自保，要求林朝棟已解散的臺北防軍協防新竹。丘逢甲之將領吳湯興(1860-1895)也在苗栗地區集合了七百餘人，九日到新竹奉丘逢甲之命為全台義軍統領，鼓勵竹苗地區人民勇於起身反抗日軍。此時北埔「金廣福」姜家姜紹祖也毅然投入反抗軍之中，這些臨時號召的義軍，反而是給予日軍接收臺灣時最嚴重的打擊。竹苗地區所參與的義軍，多由當地鄉紳土豪所組成，這些領導者多半參與新竹沿山地區的拓墾，其所號召的兵力多半是當地具有墾務經驗的佃戶、隘丁，為了嚴防生蕃出沒，對於鎗統鎬砲並不陌生，其戰力並不遜於清政府正規軍。¹³

二、客家反抗勢力的發展

桃竹苗地區的反抗勢力，多以清武官、臺灣的生員、地主與富豪所組成，而其中更不乏經營山區經濟事業如茶業、樟腦開採的地主及墾首，顯然與此地區的經濟發展有相當關係。而這些地主或墾首領導者，如姜紹祖，率領隘丁參與戰事，給予日軍北部順利接受後的重大打擊。日本會形容此地的反抗軍力：

「新竹以北、大湖口以東之地，全民皆為土勇，其數量不知凡幾，而破壞鐵路、切斷電線，全都是他們的傑作。而這些土勇只要一看到我軍人少可欺，就會發動攻擊；若是我軍人數佔優勢時，則逃匿到山林之間。」

文中所描述的這些反抗勢力，以客家人為多，雖不是清政府編製的正規軍，但是在隘墾環境的影響下，早已習慣與槍砲為伍，對抗蕃害與民亂。在日本接收北臺時，急於內渡者如中國來台短期當官者，或是在中國有置產者，相對的這些

¹³ 參見網站資料：國定古蹟金廣福公館的部落格，《抵禦外侮寧死不屈：姜紹祖一八九五乙未抗日紀事》，<http://tw.myblog.yahoo.com/jw!VpgGBvORGxGx.SqcTARU7w--/article?mid=286>。

土勇，長期以來以保衛地方為責，在國家與地方受到威脅時，自然挺身而出。¹⁴此外，這些客家義軍的首領在戰前即多有來往，根據史料的呈現，如今姜家仍留有吳湯興題詩書寫於扇贈於姜紹祖之墨寶，可知姜紹祖與苗栗吳湯興素有交情。

三、敢字營義軍寧死不屈

年僅十九歲的姜紹祖領軍參戰後，受新竹知縣王國瑞封為「敢字營」領導人，組織民兵延續過去「金廣福」墾隘組織所擁有的地方武力。姜紹祖其所屬的「敢字營」集合了北埔、竹東、峨眉以及苗栗頭份等地的義軍，約七百多人。日軍在台北整頓軍備繼續南下，而「敢字營」民軍也隨著義軍於中壢安平鎮、新竹大湖口、枋寮等地參戰。姜紹祖被捕後不願投降最後吞鴉片膏自盡而亡，壯烈成仁！在臨終前留下一首自輓詩（如前所提），表明熱血男兒為抵禦外侮，寧死不屈的決心。

從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的夏初，日軍在台灣北部的澳底登陸，到同年秋末攻下台南。此戰爭從1895年5月29日日軍登陸到10月22日控制全台灣，約持續了5個月，並共造成台灣14000名士兵戰死。而此戰役雖僅擊斃164名的日本遠征軍，卻也因為台灣的瘧疾而陣亡了4700名兵士，其中還包括在日本頗有盛名的北白川宮能久親王與山根信成少將。

肆、台灣民族意識的產生：情感認同與政治想像

早期漢人移民歷經千辛萬苦，「六死三留一回頭」跨越黑水溝來到台灣這片土地上，有所謂「唐山過台灣心肝結歸丸」的思鄉心情寫照。唐山大陸的家園鄉土變成往後被懷念、記憶、凝望和想像的對象，成了永遠回不去的「故」鄉。「鄉愁」（Nostalgia）亦召喚了這批離散族群對文化母國的思念與記憶，這種文化鄉愁可說是一種原生情感(primordial sentiment)，一種長期以來對自身文化的孺慕和傳承之情。而其中相當重要的一部分即是一種「原始的中國意識」，它可說支配了早期台灣移民的國族想像與認同。它是一種與生俱來的、深入人心的本能性的觀念，而這種本能性的中國意識又包括：一、同類相近所產生的中國意識，亦即中國人相信自己由個人、家庭、家族、宗族、種族而民族逐漸擴大而成中國，也

¹⁴ 同前註。

就是所謂「血濃於水」的關係，或「同仇敵愾」的意識；二、依戀鄉土所產生的中國意識，這是一種中國人對這塊生活的土地共同依戀所產生的原始意識，也就是一種所謂「人不親土親」的鄉土情懷與意識。¹⁵然而經過了幾代「墾殖社會」(settler society)的發展，最終逐漸發展出另一股在地的「鄉土台灣意識」。

這股在地的「鄉土台灣意識」中，「台灣意識」基本上是以「台灣」為認同的對象，傳統的鄉土「台灣意識」始於中國大陸移民者逐漸在台「成家立業」，在台灣生活，把生活、事業都放在這塊土地上，鄉土台灣的觀念逐漸形成。然而清廷在《馬關條約》中出於以地求和的實際外交考量，將台灣割讓給日本而成為日本帝國的殖民地，「宰相有權能割地，孤臣無力可回天」，這項歷史變局亦激發了台灣人民的民族意識。割台消息傳至，台人「奔走相告，聚哭於市，夜以繼日，哭聲達於四野」，聲稱「誓不從倭」，以武力抗拒日本，「願人人戰死而失台，不願拱手而讓台」。¹⁶為了抗拒異族的統治，台灣武裝抗日運動自 1895 年唐景崧「台灣民主國」(Republic of Formosa) 開始，經義勇軍奮勇蜂起，至 1902 年後壁之役林少貓被殲滅，台灣全島大抵被鎮壓下去；但辛亥革命成功後又有人心騷動，至 1915 年「噶吧嘰事件」日軍大規模屠村，殺戮高達三萬人之多¹⁷，漢人的組織性武裝抗日至此宣告結束。

此後在日本殖民統治下，民族文化意識強烈的知識份子如蔣渭水、林獻堂等奮勇挺身、糾結志士，並組織台灣民眾周旋對抗日人。在日本殖民統治的壓迫、歧視與剝削下，一種命運共同體意識逐漸形成。「台灣人」意識在相對於統治者「日本人」的政治脈絡中形成一種自我民族認同，各種漳州、泉州、客家等地方意識退居其次，實皆因民族主義思想之緣故。換言之，台灣被割讓成為日本殖民地激發了台灣人民的民族意識，漳州人、泉州人與客家人開始自稱「台灣人」，產生一股有別於統治者日本人的民族主義思想認同。惟值得注意的是這種台灣意識仍是在中國意識的係絡下產生，在中國民族主義認同的架構中來發展。¹⁸

¹⁵ 黃國昌 (1995)。《中國意識與台灣意識》。台北：五南，頁 1-2。

¹⁶ 郭廷以 (1994)。《近代中國史綱》。台北：南天書局，頁 274。

¹⁷ 郭廷以 (1970)。《台灣史事概說》。台北：正中書局，頁 241。

¹⁸ 在日本殖民統治時代，台灣人意識主要仍在於反抗日本殖民統治與解除殖民壓迫，與中國民族主義或者說中國民族意識之間仍具有相當程度的從屬性與依附關係。許多學者認為一九四七年的「二二八事件」悲劇導致了台灣人意識和中國民族主義之間的決裂，也相當程度促使了台灣意識走向所謂的「台獨」化。

伍、結語

誠如連橫所言：「汝為台灣人，不可不知台灣事」。歷史或許可以被原諒，但絕不可以被遺忘。一八九五乙未戰爭記載了台灣這塊土地上先民可歌可泣的英勇抗日事蹟，吾人實有必要重視並研究這段歷史，因為這可能是長期以來台灣作為一墾殖移民社會最重要的基礎之一。苦難經驗的民族記憶可以增進一個社會的團結，也往往是民族國家進行建構工程時的重要寶貴資產。特別是當前台灣社會的國家認同分歧，普遍缺乏共信與共識之際，這段客家義軍領導，其他族群共同協助參與的抗日運動歷史，實可作為今日台灣社會促進族群關係發展的一頁活教材。

參考文獻

一、中文文獻

中國大陸史學會編（1987）。〈公車上書〉，載於《戊戌變法文獻彙編》第二冊。

台北：鼎文書局，頁 140。

洪泉湖（2005）。〈民族主義、國家建構與全球化～批判與反省〉，載於李炳南主編《政治學與現代社會》。桃園：中央大學出版。

班納迪克、安德森著(Benedict Anderson)，吳叡人譯（2000）。《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Imagined Communities：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台北：時報文化。

梁啟超（1964）。《戊戌政變記》。台北：文海出版社，頁 1。

郭廷以（1970）。《台灣史事概說》。台北：正中書局，頁 241。

郭廷以（1994）。《近代中國史綱》。台北：南天書局，頁 274。

黃國昌（1995）。《中國意識與台灣意識》。台北：五南書局，頁 1-2。

電影《一八九五乙未》官方網站：<http://www.wretch.cc/blog/themovie1895/12433031>。

廖炳惠（2003）。〈在全球化過程中的海外華人離散社群：視覺藝術中政治與文化公民權的分合〉，《中外文學》，32(4):17-28。

網站資料：國定古蹟金廣福公館的部落格，《抵禦外侮寧死不屈：姜紹祖一八九五乙未抗日紀事》，

<http://tw.myblog.yahoo.com/jw!VpgGBvORGxGx.SqcTARU7w--/article?mid=28>

6 °

二、外文文獻

Gellner, Ernest. (1983) .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p.1.

Cohen, Robin. (1997). *Global Diasporas: An introduction*. London: UCL Press.

Safran, William. (1991). *Diasporas in Modern Societies: Myths of Homeland and Return*. *Diaspora*, 1(1), 83-99.